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总目录

- 1、八十天环游地球 21.50
- 2、两年假期 17.50
- 3、流星追逐记 18.50
- 4、主宰世界的人 16.00
- 5、冰岛怪兽 17.50
- 6、气球上的五星期 18.50
- 7、海底两万里 19.50
- 8、大木筏 16.00
- 9、沙皇的邮件 16.50
- 10、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 18.50
- 11、迎着三色旗 18.50
- 12、神秘岛 26.50
- 13、飞行村 17.50
- 14、巴尔萨克考察队的惊险遭遇 18.00
- 15、约纳丹号历险记 18.00
- 16、绿光 19.50
- 17、太阳系历险记 17.00
- 18、大臣号遇难者 17.50
- 19、十五岁的小船长 18.00
- 20、机器岛 17.50
- 21、金火山 17.50
- 22、旅行基金 19.50
- 23、大海入侵 19.50
- 24、桑道夫伯爵 19.50
- 25、蒸汽屋 18.00
- 26、壮丽的奥里诺科河 17.50
- 27、鲁滨逊学校 19.50
- 28、漂逝的半岛 17.50
- 29、环游黑海历险记 17.50
- 30、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26.50
- 31、南非洲历险记 18.00
- 32、奥兰情游 18.00
- 33、昂梯菲尔奇遇记 17.50
- 34、奇特旅行记 17.50
- 35、小把戏 18.50

内容提要

玻利瓦尔城的三位地理学家、法国的两位探险家和马夏尔中士及他的“侄子”让出于各自的目的，同时来到了奥里诺科河。他们各自租用了一艘船逆流而上，一路上奇异壮观的景象层出不穷……“侄子”让为了寻找十四年前失踪的父亲，不顾沿途的危险，怀着坚定的信念要到达奥里诺科河的源头。途中他们遇到了匪帮的围困，让是否能脱离危险找到他的父亲呢？……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壮丽的奥里诺科河
〔法〕儒勒·凡尔纳 著
孟玉秋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壮丽的奥里诺科河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米盖尔先生和他的两名同事

“看来你们二位的这番争论是没个完了……，”米盖尔先生在吵得面红耳赤的两个人中间插了这么一句。

“是啊……没完了……，”费里佩先生说，“除非我向瓦里纳斯先生的观点投降……”

“我可是绝对不会屈从于费里佩先生的观点的！”瓦里纳斯先生反驳道。

这两个固执而博学的人已经互不相让地争吵了整整三个小时，话题是奥里诺科河，南美洲一条著名的河流，委内瑞拉的大动脉。两人争执不下的是它的支流问题：奥里诺科河最初的一段，若果真像新近出版的地图上所标画的那样是自东向西流，那么阿塔巴布河就不应称作它的支流而是它的正源；而如果是呈西南—东北方向的话，那么瓜维业雷河就是奥里诺科河的正源了。

“阿塔巴布河才是后来的奥里诺科河，”费里佩把握十足地断

“应该是瓜维业雷河！”瓦里纳斯也毫不示弱。

至于米盖尔先生，他赞同现代地理学家们的观点，即奥里诺科河源于委内瑞拉境内与巴西和英属圭亚那邻近处，因而整条奥里诺科河都在委内瑞拉境内。可是米盖尔无法说服两个朋友。

“不，”一个坚持说，“奥里诺科河发源于哥伦比亚境内的安第斯山脉，而您说的所谓支流瓜维业雷河，就是后来的奥里诺科河，它的上游在哥伦比亚，下游在委内瑞拉。”

“错了，”另一个说，“阿塔巴布河才是后来的奥里诺科河，不是什么瓜维业雷河。”“嘿！朋友们，”米盖尔说，“我还是宁愿相信这条美洲最美的河之一只流经我们一个国家！”

“这跟爱国心没关系，”瓦里纳斯说，“只是个地理事实。瓜维业雷河……”

“不……，阿塔巴布河！”费里佩马上高声打断了他。两个对手都“呼”地一下站起来，死死地盯住对方。“先生们……先生们！”一向善于调解纠纷的米盖尔连连说道。

屋内高声的争吵仍在继续。墙上挂着一张地图，委内瑞拉居于中心，这个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面积为 97.2 万平方公里，历史的沧桑已极大地改变了它的面貌。1499 年，随同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探险的霍耶达，在马拉开波湾靠岸时发现了一个小镇，它的房屋都用支柱架空，因为下面全是泻湖，而非坚实的陆地。霍耶达便将小镇命名为“委内瑞拉”，即“小型威尼斯”之意。西蒙·玻利瓦尔领导的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在加拉加斯设立了总督府。1839 年，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分离，后者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墙上地图所展示的就是作为共和国的委内瑞拉的疆域。数条彩线将奥里诺科大区又划分为三个省：瓦里纳斯、圭亚那和阿普雷。一条条影线将该区山脉的起伏和河流的纵横标示得一目了然。它的海岸线西起安第列斯海，边马拉开波省首府马拉开波，东至与英属圭亚那相毗邻的奥里诺科河入海口。米盖尔凝视着地图。从图上看，费里佩和瓦里纳斯的观点显然都是荒谬的。地图上精细地描绘着一条大河，呈漂亮的半圆形奔流在委内瑞拉的土地上。在第一个大转弯处阿普雷河注入，第二个大转弯处，则由瓜维业雷河与阿塔巴布河为它

即加勒比海。——译者注

带来了安第斯山脉的水源，而整条河流的名称始终都是这悦耳的“奥里诺科”。

在南美三国委内瑞拉、巴西和英属圭亚那的交界处，高达 2300 米的罗赖马山仿佛一块巨大的界石直插云霄。从地图上看，紧邻此山的帕里玛高地就是奥里诺科河的发源地。费里佩和瓦里纳斯为何坚持要到哥伦比亚的山脉中去找奥里诺科河的源头呢？必须说明的是，这两位地理学家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赞同。一些勇敢的探险者，如迪亚斯·德拉福恩特、波达迪亚和罗伯待·尚布克分别在 1760 年、1764 年和 1840 年溯奥里诺科河而上并一直到了它的源头附近。而法国旅行家夏方荣则把三色旗高高地插在了帕里玛的山坡上，旗下便是奥里诺科河最初的绢绢细流。这些人的见证可以说够权威的了。然而还是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在从不轻信盲从这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圣托马斯的传人。

不过，若说在当时的 1893 年这个问题是当地民众所热切关注的，那也是夸大其辞。两年前，即 1891 年，由西班牙作主划定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两国的分界线，其中有一段即以奥里诺科河干流为界，而巴西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线则早就划定了，因而不需要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对奥里诺科河再进行考察。该河流域共 225 万人口，包括 32.5 万“归化”了的或仍居住在森林和草原中的印第安人和 5 万黑人，以及混血、白人和不断涌入的英、意、荷、法、德等各国人。毫无疑问，在全部人口中，对奥里诺科河感兴趣的只是极少数。就像我们眼前这两个委内瑞拉人，瓦里纳斯坚持认为瓜维亚雷河是奥里诺科河的正源，费里佩则主张阿塔巴布河才是后来的奥里诺科河。他们各自都有几名支持者，必要的时候会给他们以帮助。

不要以为米盖尔先生和他的两名同事都是秃顶白须，成天钻在书堆里的顽固不化的老学究。不是的！他们三人非常博学，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米盖尔先生 45 岁，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另外两人比他年轻几年，他们都是充满活力、激情洋溢的人，巴斯克血统的特征十分鲜明。伟大的玻利瓦尔就是巴斯克人，委内瑞拉国内的大部分白人也都是巴斯克人，有时是巴斯克人与科西嘉人或印第安人的混血，但他们从不与黑人结亲。

三个地理学家每天都在玻利瓦尔城大学的图书馆碰面。瓦里纳斯和费里佩每次见面之前都决心不再理会那个话题，可一见面过不了多久又忍不住争执起来……法国人夏方荣的考察似乎已经可以定论了，可两个人还是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捍卫着“他们的”阿塔巴布河或者瓜维亚雷河。

在本故事的开头我们就已领略了两人的唇枪舌剑，争执还在继续，并有升级之势，米盖尔实在无力平息两名同事的吵嚷。

米盖尔身材高大，面部轮廓颇有贵族气质，褐色的胡须夹杂着几根银丝，头上一顶南美独立之父玻利瓦尔戴的那种喇叭形高帽。这一切都使他看上去很有权威。

这时，他用饱满、平静、穿透力极强的声音不停地说：

“别发火，朋友们！不管它从东边来还是从西边来，它始终是我们委内瑞拉的河流，是我们的母亲河……”

“现在不是在讨论它是谁的母亲，”瓦里纳斯毫不客气地回敬道，“而是要找出谁是它的母亲，是帕里玛高地还是哥伦比亚安第斯……”

“安第斯……安第斯！”费里佩耸着肩膀叫道。

显然，在奥里诺科河的源头问题上，各执己见的两个人是不可能向对方

让步的。

“我说，亲爱的同事们，”试图调解的米盖尔说，“咱们瞧瞧这张地图就不难发现：如果奥里诺科河像现在画的这样源自东边，它流经的弧线是多么悦目，正好一个半圆；要是真的源自阿塔巴布河或瓜维亚雷河的话，可就歪歪扭扭的不好看了……”

“咳！好不好看有什么要紧嘛！……”费里佩嚷道。

“只要它忠实地反映了流程的本来路线就够了！”瓦里纳斯也说。

确实，流经的弧线美不美并不重要，它涉及的不是艺术而是纯粹的地理问题，米盖尔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自己也清楚。这时，一个念头在他脑中闪现，那就是在他们的讨论中再加入一种观点。当然，这肯定也不可能使两个对手达成一致，不过，当你把两条猎犬从原来的路上引开时，它们或许会共同去追逐第三头野猪。

“来，”米盖尔说，“咱们换一种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您，费里佩，坚决认为阿塔巴布河是奥里诺科河的正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仅仅是条支流而已……”

“我是这么看的。”

“您，瓦里纳斯，坚决主张瓜维亚雷河才是后来的奥里诺科河……”

“我的观点是这样。”

“那好，”米盖尔指着图上的奥里诺科河说，“或许你们两个人都搞错了呢？……”

“两个人都错？”费里佩叫道。

“只有一个人搞错了，”瓦里纳斯断言，“而且那人不是我！”

“听我把话说完，”米盖尔说，“然后你们再发言。除了瓜维亚雷河跟阿塔巴布河之外，奥里诺科河另外还有好几条支流，从长度和流量来说都不小，比如北部的考腊河，从西面来的阿普雷河跟梅塔河，南面的卡西基亚雷河，还有伊瓜波河。地图上都有，你们看见了吧？亲爱的瓦里纳斯，您认为瓜维亚雷河是奥里诺科河的正源，而您，亲爱的费里佩，认为阿塔巴布河才是。那我要问你们二位了，为什么刚才所说的这些河里头，就不可能有一条是奥里诺科河的真正源头呢？”

这种说法还是首次被提出，不难想象，对方两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听他说完了这番话。从此，源头就不仅仅限于阿塔巴布和瓜维亚雷两个可能了……从他们同事的口中又冒出来好几种可能性……这如何是好？

“算了吧！”瓦里纳斯说道，“这简直是开玩笑，米盖尔先生，您不是真的这么想吧……”

“我是认真的，非常认真，我认为这一观点是自然的、合理的、站得住脚的，其他支流中完全可能有一条是奥里诺科河的正源……”

“您别开玩笑啦！”费里佩打断了他。

“在地理问题上我从不开玩笑，”米盖尔的神情格外严肃起来，“在奥里诺科河上游的右岸，有帕达莫河……”

“跟我的瓜维亚雷河比起来，您的帕达莫不过是一条小溪！”瓦里纳斯不屑地说。

“在地理学家看来，这条所谓的小溪与奥里诺科河同等重要，”米盖尔说，“在上游的左岸有卡西基亚雷河……”

“跟我的阿塔巴布比起来，您的卡西基亚雷不过是一个小水沟！”费里

佩发话道。

“但就是这个小水沟连接了委内瑞拉和亚马逊盆地！左岸还有梅塔河……”

“充其量是个自来水龙头……”

“可是从这个龙头流出的水，在经济学家看来，是连接欧洲与哥伦比亚的未来之路。”

米盖尔的知识太渊博了，谁也别想驳倒他。他接着说：

“左岸还有平原之河阿普雷河，船只可以逆流上行 500 多公

费里佩和瓦里纳斯无法反驳这一论断，因为米盖尔的沉着镇定已经让他们说不出话来。

“最后，”米盖尔说，“右岸还有古其维罗河、考腊河、卡罗尼河……”

“等您把该流域的河流名称都历数完……”费里佩说。

“咱们就开始讨论，”瓦里纳斯接过话茬，他双臂抱在胸前，等着米盖尔说下去。

“我的话完了，”米盖尔说，“如果你们问我个人的看法……”

“还有必要问吗？”瓦里纳斯用傲慢嘲讽的口气说。

“我看没什么必要，”费里佩说。

“不过我还是要说，亲爱的同事们，这些支流里没有一条是名为奥里诺科的河流的正源。所以依我看，我的朋友费里佩所喜爱的阿塔巴布河并不是正源……”

“您错了！”费里佩马上叫起来。

“我的另一个好朋友瓦里纳斯相中的瓜维亚雷河也不是正源

“奇谈怪论！”瓦里纳斯喊道。

“我的结论是，”米盖尔接着说，“奥里诺科这个名称只适用于发源自帕里玛高地的这条大河的上游部分。它整条河流都在委内瑞拉境内，并未流经其他任何国家。瓜维亚雷河也好，阿塔巴布河也好，都不过是它的支流，这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就不接受！”费里佩嚷道。

“我也拒绝！”瓦里纳斯附和着。

米盖尔的介入引起的唯一结果，便是争论者由两方变成了三方，在原来的瓜维亚雷和阿塔巴布之外又插进来了奥里诺科。三个人又闹哄哄地吵了一个钟头，正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费里佩和瓦里纳斯突然同时说：“行啊，咱们走吧……”

“走？”米盖尔没想到会提出这么个建议。

“对！”费里佩说，“咱们这就去圣费尔南多，到那儿我就能让你们瞧瞧，阿塔巴布是不是奥里诺科，让你们心服口服……”

“我，”瓦里纳斯说，“我会向你们百分之百的证明，瓜维亚雷才是真正的奥里诺科……”

“而我，”米盖尔说，“我会向你们证明，奥里诺科就是奥里诺科，由不得你们不信！”

我们的三个主人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去探险的。假定他们之前的探索都没有准确无误地测定出奥里诺科河的流程的话，希望他们这次远证能够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当时他们预想的目的地只是圣费尔南多小镇、瓜维亚雷和阿塔巴布

都在这个拐弯处注入奥里诺科河，它们的河口相距仅有几公里。如果实地一看两条河果真都只是支流的话，就证明米盖尔是正确的，还奥里诺科河以其本来面目。

这个在激烈争吵中诞生的决定马上就被付诸实施。不难理解这个举动在学术界和玻利瓦尔城上流社会中所引起的轰动，委内瑞拉全国上下都为之欢欣鼓舞。

有这样一部分人，在选中固定居所之前，总是犹豫不定，彷徨摸索，有的城市也是如此，比如圭亚那省的首府。该省地处奥里诺科河右岸，成立于1576年，当时首府设在卡罗尼河河口，名为圣托美。10年后，首府移到奥里诺科河下游15法里处。在被英国名将沃尔夫·罗利一把火焚毁之后，1764年它又迁到了下游150公里处，那里的河面宽度只有不到400图瓦兹，城市也因此得名“安格斯图拉”，意即“狭窄的”。后来为纪念玻利瓦尔而改名为玻利瓦尔城。

玻利瓦尔城位于距奥里诺科三角洲约一百法里处。奥里诺科河中心耸立着一大块岩石，名叫“水位石”，正好用来测量水位。这里1月到5月是干季，和雨季比较起来，水位差异是相当大的。

根据最新的普查结果，玻利瓦尔城的人口在1.1万到1.3万之间。它与奥里诺科河左岸的索雷达镇形成了一个整体，从阿拉梅达广场一直延伸到“干狗”区，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是因为该区的地势比其他区都低，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奥里诺科河的涨潮所淹。

市内有一条穿越全市的大道，两旁是公共建筑，琳琅满目的店铺和带顶棚的长廊。一座页岩质的小山包俯瞰着市区，房屋依山而建。一座座农舍散布在郁郁葱葱的大树下，由于水位的改变，潮涨潮落，在上下游都形成了一些小型的湖泊。码头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帆船、汽船显示出此地河道的发达，而陆地运输也毫不逊色。所有这一切都叫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索雷达镇通了铁路，从而把玻利瓦尔城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连接起来。这极大地促进了牛皮、鹿皮、咖啡、棉花、靛青、可可和烟草出口的发展。这是继1840年在育鲁阿乌里谷发现并开采含金石英矿后，出口业的又一次长足进步。

所以，三位委内瑞拉地理学会的专家将去考察奥里诺科河及其西南部两支流的消息轰动了全国。委内瑞拉人天生性格外向，活泼热情，极易冲动。报纸也参与进来，三条河流各有支持者。广大群众的热情也被点燃了。仿佛再不为这几条河流讨个公道的话，它们就要改道流往别国去了似的！

逆流而上的这次航程是否会有危险呢？是的，对于孤立无援的旅行者来说，危险是存在的。这个关键问题似乎应由政府主动出面解决。委内瑞拉有25万军队，真正派上过用场的从未超出过十分之一，现在不正是时候吗，应该拨给探险者们一支6000人的部队，在它的总指挥部光是将军就有7000人。还没算高级军官。反正在以介绍各国人文风情而闻名的埃利塞·莱克吕斯的地理书上是这么写的。

但是米盖尔、费里佩和瓦里纳斯并没提出这些要求。他们自己出资进行这次探险，旅伴则是到沿途两岸去找当地的农民、平原人、船员和向导。他们将完全像以往的探险者那样行动。何况他们的目的地是阿塔巴布和瓜维亚

法国旧长度单位。一图瓦兹相当于1.949米——译者注

雷的汇合处圣费尔南多，等到了圣费尔南多他们就不再往前走了，因此不必太担心受到印第安人的袭击，因为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还要往更上游的方向去。印第安部落是独立的，极难管束，人们把该地区的一些屠杀和抢劫归咎于他们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以前加勒比人居住在此的时候并没发生过这种事。

在圣费尔南多的下游，梅塔河河口处附近，但愿他们不要遇上不守法纪的瓜依布人，也不要落到奎瓦人手里，他们的凶残是尽人皆知的，在哥伦比亚进行的一系列暗杀活动使他们臭名昭著，逃遁到奥里诺科河一带。

一个月前，两名法国人从玻利瓦尔城出发，他们溯奥里诺科河而上，经过梅塔河河口，进入了奎瓦人和瓜依布人的地盘，此后就再没听到他们的下落，玻利瓦尔城的人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

奥里诺科河上游地区确实极为可怕。这么偏远的地区委内瑞拉政府也是鞭长莫及，当地没有任何商业活动，是土著部落的天下。河流以西以北的印第安人以农业为生，过着定居生活，民风还算温和淳朴，但奥里诺科大区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可就不同了，他们毫无信义，杀人不眨眼，以抢劫为生，以掳掠为乐。

有没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管束住这些生性野蛮难驯的族类呢？对平原上的野兽不管用的方法，用在奥里诺科河上游平原的居民身上会生效吗？一些勇敢的传教士曾经做过尝试，但收效甚微。

其中有一名法国人，原是海外传教团成员，已经在上游地区待了好几年了。他的勇气和信仰得到回报了吗？……他是否已经教化了这些野蛮之众，使他们皈依了天主教？……此前的任何努力都未能打动他们那顽固不化的脑瓜，人们是否有理由相信，圣塔—胡安娜传教地这名英勇的传教士已经把这些印第安人吸引在了自己的周围？……

总的说来，米盖尔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不会跑到罗赖马高原这么远的地方去盲目冒险的。不过若是为了地理事业的需要，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行，去探寻奥里诺科、瓜维亚雷或阿塔巴布的源头。他们的朋友们当然都希望源头问题在三河交汇处就能解决，免得他们进一步冒险。而且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样的探险对了解奥里诺科河是有帮助的，它一路接纳了 300 条支流的水源，行程 2500 公里，在河口处，浩荡的河水分别从 50 条支流汇入大西洋。

第二章 马夏尔中士与他的侄子

地理学家三人组——当然，他们远远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整体——出发的时间定在 8 月 12 日，正是降水丰沛的雨季。头天晚上将近 8 点钟的时候，玻利瓦尔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两名旅客正在交谈。房间的窗户朝阿拉梅达广场开着，凉爽的微风徐徐吹来。

这时，年轻的一个旅客站起身来，用法语对另一个说：“听我说，亲爱的马夏尔，在上床睡觉之前，我得再提醒你一次我们出发之前讲好了的一切。”

“既然您想这么办，让……”

“你瞧，”让叫起来，“你一张口就忘了自己现在的角色！”“我的角色？”

“是的……你没用‘你’称呼我……”

“哦对呀！……这该死的‘你’！……您叫我……不！……你叫我怎么办呢？……我一时半会儿还习惯不了……”

“习惯不了？可怜的中士！……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离开法国已经一个月了，在从圣纳泽尔直到加拉加斯的海上航行中，你可一直都是用‘你’来称呼我的。”

“这倒是真的！”马夏尔中士说。

“现在我们到了玻利瓦尔城，就要开始我们的旅行了，它会带给我们多少快乐啊……当然，也许是失望……甚至痛苦……”让是满怀激动之情说出这番话的，他的胸膛鼓起来，双眼也润湿了。但是当他看到马夏尔中士粗犷的面庞上露出的忧虑之色时，他抑制住了自己。

他努力使自己微笑起来，用温存的口气说：

“是的，现在我们到了玻利瓦尔城，你却忘了现在你是我叔叔我是你侄子……”

“我真蠢哪！”马夏尔中士说着，狠狠地拍了自己的额头一记。

“不……，你只是有点儿糊涂。现在不是由你来提醒我，而是……你说，亲爱的马夏尔，叔叔叫侄子是不是应该叫‘你’？”

“是的。”

“再说，自从我们上船离开法国之后，我不是给你做出了榜样，一直用‘你’来称呼你吗？”

“是的……不过……你开始这么叫的时候已经不够……”

“不够小了！”让打断了他的话，并把最后一个音说得很重。

“是的……小……小……！”马夏尔中士重复着，他的目光一接触到“侄子”就变得柔和起来。

“别忘了，”年轻人说，“‘小’在西班牙语里念 *pequeno*。”

“*pequeno*，”马夏尔中士跟着念了一遍，“嗯，这个字会了！……除了这个，我还会大约 50 个字……再多了就不会了，不管我怎么用功学也记不注！”

“哦！死脑筋！”让说，“坐在‘佩雷依雷’号上横渡大西洋的时候，我不是每天都教你点儿西班牙语吗……”

“你叫我怎么办呢，让？……像我这把年纪的老兵，讲了一辈子法语了，这会儿再去学安达卢西亚女人讲的鸟语！……说真的，我学西班牙太吃力了，就像那个谁说的……”

“你会学会的，我的好马夏尔。”

“我现在已经能在会话中选用 50 来个词了。我会要吃的：Deme usted algo de comer，要喝的：Deme usted de beber，想睡觉我就说：Deme usted una cama，问路我就说：Enseneme me usted elcamino，问价钱我就说，Cuánto vale esto？我还会道谢：Gracias！会问好：Buenos días，晚上好是 Buenas noches，问人身体怎么样是 ¿Cómo está usted？我还会骂人，就像阿拉贡人或卡斯蒂利亚人骂的那样：Carambi de carambo de caramba……”

“行了，行了！……”让脸都红了，赶紧止住他，“这些骂人话可不是我教你的，你最好别动不动就出口……”

“你叫我怎么办呢，让？……士官的老习惯啦！……我这一辈子都是脏话粗话不离口，我老觉得不夹几个这种词儿讲话就没味儿！这外国话，你讲起来柔得跟个 sen ña（意为女士，夫人）似的，我喜欢听的是……”

“是什么，马夏尔？”

“嗯……当然……是里头大量的粗话，真够多的，有一句客气的就有一句骂人的……”

“而你最先记住的就是这些污言秽语……”

“我承认这点，让，不过想当年我在凯尔默上校手下时，我骂什么他也不会责怪我的。”

一听到凯尔默上校的名字，少年那富有表情的脸显出极大的震动，而马夏尔中士的眼角也涌上了一颗泪滴。

“知道吗，让，”他说，“假如上帝来告诉我：‘中士，一个小时以后你就能握到上校的手，但两分钟后我就打雷劈死你，’那我会对上帝说：‘好的，主……让雷劈我吧，最好一下击中心脏！’”

脏！”

让走到老兵身边，为他抹去眼泪，充满爱意地注视着这个好人，他粗扩率直，忠厚诚信，老人把少年搂在胸前，年轻人推着他的胳膊，撒娇一样地说：“你不能这么爱我，中士！”

“这可能吗？”

“可能……而且必须这么做……起码在人前，当有人看着我们的时候……”

“没人看着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对我亲密一些，不过也得小心……”

“这太难做到了！”

“不得不做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难了，别忘了我是一个需要叔叔严加管教的侄子……”

“严加管教！……”马夏尔中士两只大手朝天上一举说道。“是的……你不得不带侄子一同来旅行，因为无法把他一个人留在家……说不定他会做什么蠢事……”

“蠢事！”

“你希望侄子也和你一样成为一名士兵……”

“一名士兵！……”

“是的……一名士兵……所以你要严格要求他，当他犯错误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教训他……”

“他要是没犯错误呢？”

“他会犯的，”让微笑起来，“因为他是一个表现很糟的新兵“表现很糟的新兵！……”

“你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他……”

“然后再私下向他道歉！”马夏尔中士叫道。

“要是你乐意这么办也行，我的好伙伴，只要别叫别人看见！”

马夏尔观察了一番，确信没人能看见他们在这个关得紧紧的旅馆房间里，才拥吻了“侄子”一下。

“现在，我的朋友，”让说，“该上床休息了，回隔壁你的房间去吧，我也关门睡觉。”

“要不要我在你门口守夜？……”马夏尔中士问。“用不着……没什么危险……”

“大概吧，不过……”

“你要是一开始就这么宠着我，你这个严叔叔的角色可就演不好了……”

“严叔叔！……对你我能严得起来吗？……”

“必须得这样……好避免引起怀疑。”

“那么……让，你当初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我应该来。”

“你为什么不在我们的家里……留下……留在尚特奈……或南特？……”

“因为我的责任需要我前来。”

“我难道不能一个人完成这趟行程吗？”

“不能。”

“应付危险是我的老本行！……我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同样的危险对咱俩来说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才要做你的侄子呀，我的叔叔。”

“啊！要是就这事问问上校的意见！……”马夏尔中士说。“怎么问？……”让的脸色阴郁下来。

“不……没法问！……不过，等我们到圣费尔南多掌握了确切的消息，如果我们能再见到他，他会说什么呢？……”“他会感激他的老部下答应了我的请求，同意我参与这次旅行！……他会和你紧紧拥抱，称赞你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就像我也尽到了我的责任一样！”

“可是……总之……”马夏尔中士叫道，“你是把我指挥得团团转！”

“这很正常嘛，你是我叔叔，而叔叔总是听侄子的……当然，我是指私下里！”

“是的……私下里……这就是咱们的规矩！”

“那么现在，我的好马夏尔，回去好好睡一觉吧。明天一早我们要乘船到奥里诺科河上去，可不能误了点儿。”

“晚安，让。”

“晚安，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明天见，愿上帝保佑我们！”

马夏尔中士走到门口，推门走出去，又轻轻地关上，叮嘱让在里面用钥匙锁好，把门栓插上。然后，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听到让在上床之前祈祷了一番。直到确信少年已躺下，马夏尔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有自己独特的“祈祷”方式，那就是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说：

“是的！……愿上帝保佑我们！因为这一去可真他妈够苦的！”

这两个法国人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要到委内瑞拉来？……他们为什么非要假扮叔侄？……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要乘船去奥里诺科河，他们打算一直上行到何处？

这一大堆问题一时还回答不清楚。将来也许会弄明白，也只有在以后的日子里才能慢慢揭开这些谜。

不过两人刚才的那番谈话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中推断出部分信息。

这两个法国人是布列塔尼人，更确切地说是南特人，他们的籍贯不难确定，但两人的真实关系就难说了，不知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首先，他们老提到的凯尔默上校是何人，怎么每次一谈起他两人就如此激动？

少年看上去肯定在 16 到 17 岁之间，中等个头，体魄相对于他的年龄来说是格外强健的。他的表情相当严肃，常常陷入沉思，这时候他的面容就流露出一丝忧伤。然而他的五官是十分漂亮的，目光柔和，每当他微笑时就露出一口细白的牙齿，红润的面颊在经历了旅途的风尘之后变得黑黝黝的。

两个法国人中的另外一个已年届 60，看上去就像个典型的中士，一副标准的老兵模样，一直在军队里待到年龄不允许了才退役。他以士官军衔退役之后，又在老长官凯尔默上校家里服务。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中上校曾救过马夏尔一命。战争以第二帝国垮台而结束。凯尔默上校的不少老部下都留在了他的家里，这些勇敢的老兵都忠心耿耿，讲话粗鲁，他们在家里样样都管，孩子们都是他们看着长大甚至亲自带大的，不管主人怎么反对，他们还是把孩子们宠得不得了。他们让孩子们跨坐在他们上下颠动的膝盖上，初步体验骑马的感觉，而孩子们最初所听到的曲子，就是老兵们的军乐。

马夏尔中士虽然已 60 岁，依然是腰板笔直，身强力壮。当兵生涯已经使他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无论是塞内加尔的酷热，还是俄罗斯的严寒，都拿他毫无办法。他不仅有强健的身体，更有坚强的意志。他什么也不怕，谁也不怕——除了他自己，因为他遇事往往欠考虑，好冲动。他个子高高的，很瘦削，四肢像年轻人一样有力，这么大的年纪，坐立起居仍像在军队里时那样有板有眼。总之，他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身经百战的老兵，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形象是可怕的，然而马夏尔是一个多么善良、忠厚的人，为了所爱的人他什么都可以去做！而他所爱的人，目前这世上只有两个，一个是凯尔默上校，一个就是他的“侄子”让。

因此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少年。虽然已经下决心对他严厉些，可还是忍不住呵护倍至。为什么非要用生硬的口气对孩子说话呢？真不该要求他担任这么一个他不喜欢的角色。又要对人吹胡子瞪眼，又要对人恶言恶语，必要时还得冲人说“滚蛋”之类的话，真是令老人为难。

在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航行中，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形。“佩雷依雷”号上的乘客对这个性情粗暴、不近人情的叔叔“虐待”侄子的作法十分不满，有人试图接近孩子，和他说话，给他一点照顾，可是马夏尔一看到有人对让感兴趣，就冲上去把人家撵走，并喝令他们再不许招惹他的侄子！

让身穿宽松的旅行服，样式简单，上衣和裤子都十分肥大，头发剃得很短，戴一顶白布盔形帽，脚蹬一双厚底靴。而马夏尔则裹着一身紧绷绷的制服，虽不是军装，却总让人想到军装，若是加上臂章和肩章就更像了。任凭别人怎么解释，委内瑞拉气候湿热，应该穿宽松些的衣服，马夏尔中士就是不听。他本来还打算戴军便帽，但是让坚持要他戴上一顶他自己那样的白布

帽，以更好地抵挡炎炎烈日。

马夏尔中士照办了，嘴里还要嘟囔一句“太阳又能把我怎么样！”也难怪，他那头短发又密又粗，脑壳更像铁打的一样坚硬。

不用说，叔侄二人的行李箱中带了不少的换洗衣服、内衣、梳洗用品、鞋子之类，这都是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不带够的话到时候哪儿也弄不到，他们还带了被子，以及充足的武器弹药：给让准备的一对左轮手枪，给马夏尔中士准备的另一对左轮手枪，外加一杆卡宾枪，必要时由神枪手马夏尔来发挥它的威力。

必要时？……难道说奥里诺科河流域真那么险恶吗，需要像在中非诸国活动时那样时刻提防？……喜好抢劫，屠杀、吃人肉的印第安人部落，是不是真的成天在河两岸及其附近地区搜寻打劫？

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

正像米盖尔、费里佩和瓦里纳斯曾说到的那样，从玻利瓦尔城到阿普雷河口的奥里诺科河下游地区是十分安全的。从阿普雷河口到阿塔巴布河口处的圣费尔南多是该河的中游，应该多加小心了，尤其要防备奎瓦族印第安人。而再往上游走就难说了，在那里出没的都是丝毫未开化的野人。

我们已经知道，米盖尔和他的两个同事并没打算到比圣费尔南多更远的地方去。马夏尔中士和他的侄子会不会再往前走呢？……他们的目的地是不是还要远？……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将他们的行程一直延伸到奥里诺科河的源头去？……没人知道，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那就是凯尔默上校 14 年前从法国来到了委内瑞拉。他出于什么原因要离开祖国，走前甚至都没告诉老战友一声？他来委内瑞拉做什么？后来怎样了？也许故事的发展会告诉我们答案。从马夏尔中士与少年的谈话来看，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目前所知也甚少。

两人来委内瑞拉之前的活动如下：

三个星期前，他们离开了南特附近小城尚特奈的家，在圣纳泽尔登上了开往安第列斯群岛的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客轮“佩雷依雷”号，抵达终点之后他们又乘另一艘船来到海港拉瓜伊拉，再换乘火车，没过几个小时就到达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他们在加拉加斯只停留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上、下城之间一千余米的高差在某些游人眼里更是一道奇观。但马夏尔和让两人都没有仔细游览这座城市。1812 年的一次地震曾使 1.2 万人丧生，此后房屋就都用轻质材料建造，以便再地震时减少伤亡。登上城中的卡尔维山岗，整个城市尽收眼底。但马夏尔和让没能抽时间上去看看。

不过在这座城市里，他们还是看到了一些东西的。美丽的公园里树木四季常青，几座外形美观的公共建筑，总统府，一座壮丽的{ewc MVIMAGE, MVIMAGE, !07200260_0023_1.bmp}的大教堂，俯临湛蓝的安第列斯海的平台，还有十余万人口的大都市所具有的那种生机与活力。

可是眼前的美景并未使两个旅客有片刻的分心，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天天都忙于收集信息，为即将开始的旅行做准备。这一去他们也许会一直深入到委内瑞拉境内那块遥远的、还不为人们所了解的土地上去。到口前为止，他们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都是不那么确切的，他们希望到了圣费尔南多能有更多的收获。让已经下定决心，从圣费尔南多还要往前走，能走多远走多远，就是奥里诺科上游那些最危险的